



丝路印记 简牍墨韵

□ 丁庆康



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深处，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补缀了汉代邮驿制度与丝路交往的历史拼图，以率性挥洒的笔墨，重构了那个雄浑时代的书写生态，将两千多年前的日常书写凝固为永恒。鉴于悬泉汉简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甘肃文化出版社策划、出版了《悬泉汉简书法选粹》（以下简称《选粹》），从目前已公布的7000余枚简牍中精选700多枚，以原色原大、局部放大、附以释文的形式，将这批承载丝路光影的墨迹予以呈现。《选粹》是一部可供观摩、欣赏、研究的书法艺术珍品和书法爱好者临摹传承的范本，更是研究字体演变和书法史（汉代隶草交融阶段）的重要实物资料。

悬泉置作为汉代敦煌郡效谷县下辖的邮驿机构，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咽喉要冲。其遗址出土简牍内容涵盖诏书、律令、簿籍、符传等行政文书，以及私人信札、习字简等日常记录。这些简牍的纪年跨度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前后218年，完整展现了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初年河西走廊的军政运作与社会生态。简牍的书写者多为底层吏史（啬夫）、书佐及戍卒，他们在处理公文传递、物资调度、使者接待等琐务时，以笔墨为工具，将行政效率与艺术表达熔铸一体。簿籍简中的隶书工整严谨，以确保信息无误；啬夫公文、私人信札则草意盎然，笔锋流转尽显个体性情。这种“公文规范”与“日常率性”的二元性，构成了悬泉简书法的空间张力，也为《选粹》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础。

汉代书法正处于篆隶蜕变、草楷萌芽的关键时期，悬泉简可谓隶草交融进程中的鲜活标本。《选粹》所选简牍，以隶书与草书为主体，兼及小篆遗韵与行楷雏形，堪称汉字书体演化的“活化石”。悬泉隶书既保留蚕头燕尾、波磔分明的典型特征，又因简牍书写的即兴性而突破程式。所选行政公文简横画平直舒展，撇捺外拓如翼，结构取横向之势，尽显隶书的宽博气象。习字简或

速度直接影响线条质感。疾书时枯笔飞白，如戈壁朔风掠过；缓写时墨色温润，似祁连雪水漫润。这种“燥润相生”的对比，在《选粹》放大图版中尤为清晰，观者可直观感受书写的节奏变化与情绪波动。悬泉简与居延、武威等西北边塞简相比，书法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居延简以屯戍文书为主，书风粗犷豪放，笔力如刀刻斧凿，折射戍边将士的刚毅；武威《仪礼》简作为经典抄本，结构严谨，用笔细腻，体现对礼制的尊崇；悬泉简则因驿站职能的综合性，书风多元交融，隶书兼有官样规范与民间率性。尤为重要的是，悬泉简书法填补了隶草向今草过渡的空白。此外，悬泉简中多次出现接待使者的记录，书体端正，凸显了文书功能对书风的塑造，承载了丝路文化交流的印记。

作为首部聚焦悬泉简书法的图书，《选粹》的编排体例颇具匠心——图版呈现原真性，采用红外线扫描的原简尺寸图版与高清放大彩照并置，最大限度还原墨迹细节；局部放大处理使笔锋提按、墨色浓淡纤毫毕现，为临摹与研究提供可靠范本；分类与释文方面，简牍按原序排列，为便于书法爱好者临习，释文保留原简格式，并删除部分符号，避免现代标点与通假注释的干扰，忠实反映了简牍的原始状态。书中未按书体分类，意在引导研究者从笔墨本体出发，结合简文内容与历史语境，深入了

解汉代书法的多元生态。临习过程中，可通过对比公文简与私信简的笔法差异，探讨书写情境、书写者身份对书风的塑造功能；分析草书简中连笔技法，对厘清草书书体演变脉络有所裨益。此书的问世，为书法史研究补充了关键材料，进一步推动简牍学从“释文考据”向“艺术阐释”拓展。

《选粹》的价值，远不止于艺术鉴赏。这些简牍曾是丝路驿站的日常档案，如今成为解码汉代治理智慧与精神气象的密钥。吏员们于方寸简牍间挥洒的每一笔墨痕，是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亦是对生命体验的记录——从物资账目的严谨笔触，到戍卒家书的潦草急切，无不折射出个体在宏大历史中的微小身影。此书的意义，在于将“冷冰冰”的考古材料转化为“活生生”的文化记忆。当今天的观者凝视这些墨迹，不仅能领略汉代书法的古朴雄浑，更能透过笔墨，听见两干年前丝路驼铃的悠扬，看见戍卒吏员伏案疾书的背影。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正是《选粹》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20世纪以来出土了6万多枚简牍，以汉简居多，占全国已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知，《选粹》的出版发行，必将成为甘肃“汉简之乡”文化标识中的一张亮丽名片。

（《悬泉汉简书法选粹》共八册，张德芳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悬泉置遗址 资料图



《龟兹长歌》

邱华栋 著
新疆文化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讲述汉代中原与西域的和亲、粟特人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活动、唐朝宫廷对于西域音乐的痴迷、唐朝试图对西域地区的征服以及新时代音乐家在艺术上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吸收转化与创新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作品对于战争、歌舞场面的描写细致入微，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作品故事讲述逻辑清晰，语言流畅，生动鲜活。

《寻迹探陇》

吴正楠 著
读者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作品，也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种感恩与回望。书中对一些不起眼甚至鲜为人知但却放射着光芒的文化遗址、历史遗存、自然人文景观进行探寻、考究，并将其呈现在世人面前，给今后的历史考究提供了依据，为弘扬甘肃历史文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人生至乐是读书

□ 刘传俊

宋人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无味。”有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都说明，读书与不读书的结果是有明显差异的。读书是人生至乐，是为明理悟道、处世谦恭铺垫的坚实基础。一个人读书越多，门类越广，则理解能力越强，思维越活跃，谋事效率越高，事业也就越有长进。

纵观历史古今，“勤奋”不失为读书人的美德，“刻苦”则是其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东汉的孙敬，深夜怕瞌睡，头悬梁读书；战国的苏秦，读书时以锥刺股驱赶倦意；少年匡衡，夜间凿开邻家土墙，借光读书；孟母为不使孟子逃学，愤然剪断织机上的丝线，发出“废学如断织”的劝诫；范仲淹三更灯火抄录《春秋》，手冻得发红，墨迹中却透着松香……这些读书故事，代代相传，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激励后人发奋读书，自强不息。

流沙河有一首诗《夜读》，记录了他读书的乐趣：“脚踏烘笼手搓手，一句一笑吟，一句一欢呼。刚刚读到最佳处，可惜瓶灯油又枯。鸡声四起难入睡，墙缝月窥我，弯弯一把梳。”读到这首诗时，恰好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又生怕笑出

声来惊扰了诗的意境。读书的意趣在诗文里，更在生活中。阅读之时，宠辱不惊，一切皆忘，让我们走进另一个斑斓的世界。读书久了，我们心灵的花园里就会构建起一道奇异风景，百看不厌，百思不倦。

近读一文，是作者中学时夜间读书的事。外来的石匠到他家干活，带了几本书，他趁父亲沉睡后借书钻进被窝，拿起父亲的手电筒阅读，直到东方既白才合上书。成年后他将此事告知父亲，父亲恍然大悟：“怪不得那时电池用得那么快。”但他一直没忘，正是那一束微弱的光，穿越了夜的宁静，照亮了求知的心田。凡是热爱读书之人，谁身上没发生过夜阑人静读书的故事。少年时夜里读书，我常被灯火燎焦头发。过去边做饭边读书，稀饭溢出、炒菜糊锅的事情可不止一次，气得妻子总要嗔怪：一心不可二用！

明代于谦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可修身养性，可教人乐观向善向上，是一件雅事、美事、乐事。读书充实内心，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化解烦恼，镇定心神，改变精神气质。许多读书人废寝忘食、发奋读书，立志成才立业，终成国之栋梁，有目共睹。

在人工智能与生态保护交织的当代，儿童文学如何守护童年的本真，又能回应时代的叩问？黄蓓佳的长篇小说《极地穿梭》给出了启示性答案。作品以患有阅读障碍的少年修小虎为主人公，通过“AI妈妈”的虚拟陪伴与北极科考的现实对照，构建起一个关于成长、科技与生态的故事，并勾勒出数字时代儿童精神世界的图谱。

《极地穿梭》的叙事结构堪称精妙，作者以“视频连线”为纽带，在“当下校园”与“远方极地”之间搭建起动态的叙事桥梁。作品描绘了主人公在校园里的自卑与挣扎，构成了极具现实质感的成长图景。通过“视频连线”，北极的壮丽景色被引入故事中，与现实空间形成强烈反差。“漆黑的夜空中遍地都是冰雪的幽蓝色反光，点点闪烁的灯光是暖黄色”，这种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北极自然景观，既是修小虎的精神寄托，也隐喻着儿童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渴望。

修小虎的妈妈在北极考察时遇难，父亲开发“AI妈妈”程序避免孩子过早承受丧母之痛。在与“AI妈妈”的互动中，他既享受到母爱的关怀，又因诸多破绽陷入认知困惑。修小虎在成长中逐渐察觉妈妈去世的真相，即便“AI妈妈”是技术产物，但其承载的母爱表达与知识传递，却真实影响了他的心理成长，正如结尾那句“一切都是古老，一切都是很年轻，只有爱和希望，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永恒”。

作者在《极地穿梭》中巧妙地将人工智能、极地科考等“硬知识”与儿童生活的“软情感”有机融合。通过“AI妈妈”的讲述，极昼极夜的自然奇观、科考队员的工作日常等知识被嵌入故事中，这种具象化的知识契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又赋予科学知识以人文关怀。但作品并未因知识传递牺牲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修小虎与同学间的种种趣事，都以生动笔触还原了儿童生活的本真状态，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兼具思想深度与阅读温度的范本。

成长主题始终是儿童文学的核心脉络，《极地穿梭》中的成长叙事之所以动人，在于其直面成长的“破碎性”。作者以近乎写实的笔触，记录下主人公成长中的每一道裂痕，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构成了真实的成长肌理。在“AI妈妈”的鼓励和敏老师的帮助下，修小虎最终接受妈妈离世的现实，重新拾起梦想

□ 张 鑫

奔赴北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北极不仅是故事的地理背景，更是生态意识启蒙的象征空间。作品通过“北极熊奥斯卡的命运”“科考队员保护冰川的日常”等情节，将极地生态的脆弱性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字。修小虎在观察北极生态的过程，逐渐形成“人类是自然守护者而非征服者”的认知，这种生态意识的启蒙，使作品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命意味。

修小虎的成长超越了个体经验，成为科技时代儿童成长的缩影：既能借助科技拓展认知边界，又能坚守人类情感的本真；既敢于直面成长的疼痛，又能在与自然的对话中领悟生命的辽阔。作者通过这一复合式成长叙事，为当代儿童提供了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成长从来不是线性的凯旋，而是在破碎与重构中不断寻找光亮的过程，而科技、亲情与自然，终将成为支撑生命前行的力量。

（《极地穿梭》，黄蓓佳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书写自然美与人性美

□ 朱永明

《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是作家王小忠新近出版的非虚构散文集，其书写领域主要立足于玛曲草原的自然美景，处处流露出草原情怀与生态意识。全书把行与居作为叙事轨迹，在美学寻求中完成故事叙述与生态勘察，在历险记式的惊险中完成对生态的检视。

王小忠是一位充满生态情怀的作家，近年来，他以地域为经验潜心呵护生态，所表达的不是个体思想情感，而是具有共识性的人类情怀。从《洮河源笔记》到《黄河源笔记》，从《草原小曼巴》到《草原小骑手》，均体现了他的生态情怀与人文关怀。在《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中，他艺术化地书写了自然美中的人性美。

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明山水丘壑的四重功用：可行、可游、可望、可居。《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是行、观、游、居的美化书写，集中突显了“行”与“居”的两大美学特质。如果说《河源纪事》《草地纪事》等篇目是“行”的美学书写，那么《车巴河纪事》就是“居”的美学留观。篇章中有观的思考，有游的记忆，有居的体悟。

“行”是中国古人达志的行为表现，王小忠散文中的行包含着达志、忧思、提醒、启示等多重意义，正如作者所说：每一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匹看不见的小红马，都在寻找，可旅途的疲乏和意想不到的错失往往让其忽略寻找的意义，多出了不应有的索求。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程又一程地追寻着，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美学认为，行是短暂的穿越，游是诗性人生的追寻。

“居”是环境美学的重要空间体悟。本书作者对河流充满了深

情，无论是日夜流淌的治木河，还是来自大山深处的车巴河、洮河，甚至黄河，他都给予无限的热爱。当然，车巴河、洮河流域是半农半牧地带，流淌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血脉；黄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它锤炼了中华儿女精诚团结、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也熔铸了中华民族敢于挑战、敢于超越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因此，《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对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情况的现场勘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车巴河边的小二楼，作者所观察到的是当地人的生活变化。在这里，收割机替代了镰刀，机械化取代了人力。作者在车巴河遇到了性格直爽、淳朴天真的旺秀道智，他勤劳能干，并对脚下的土地充满深情与眷恋。在诗意化的交往中，他带领作者穿行于柏木林，寻找山珍特产。他砍伐的都是柏木林中的枯枝，当作者挖出一株草药时，他立即把坑填掉，并撒上草籽。而集市上的阿云、阿道等女人，在火锅店的经营中，已经搭建起“城乡纽带”式的经营模式。他们能让城市人体会到家乡的味儿，也让家乡人体会到城市的味儿。

可以说，居是作者回归“乡间生活”的境界，行是他“精神世界”的追求。在行中，他以花草比德，以战胜路途困境为生活经验，不断提高人生境界。如果说“行”是自然生态勘察的话，那么“居”则是农耕文明的坚守，作者在行与居的审美探求中检视了文化的交融，也在行与居中体悟到人生的意義。

（《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王小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